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杜少陵集詳註

一

仇兆鰲註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杜少陵集詳註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杜少陵集詳註表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奏爲恭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冊，須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攻詩學，迺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興觀羣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貼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鄴下之師圍。閫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家，

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汭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尙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選。祇恐面牆等誚。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海涵。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宸翰勒之岱宗。快靚翔鸞。鳳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昌時。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窺中祕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黃。青瑣追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七言。蒙諭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九重。倘邀清燕之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仇兆鰲上表

杜少陵集詳註自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淺，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旣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灤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痾瘳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邨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莧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卽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

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屹屹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檀釀叢脞。辯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皆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本傳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 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

〔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

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

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

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竄。房瑄布衣時與甫善。時瑄爲宰相。請自帥師

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瑄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瑄罷相。甫上疏言瑄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瑄爲刺

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

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

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新書〕「在武再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

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一有而

適卒。

〔朱注〕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實是歲。崔寧殺英。又楊子琳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辯詳年譜。

攻西川。

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

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梓。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

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事

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謂。〔朱注〕太白

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西陽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自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

柯古所言。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

美云云。特病癩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銘見末卷。

新唐書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本集〕〔原注〕〔玄

甫預京兆薦貢。而考工下之。〕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帝

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

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

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

子入蜀〔原注〕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

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

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一作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

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渎念主憂義

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

未就志氣挫尼六切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

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朱氏曰〕公之

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原注〕

至德二載新史蓋誤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元年甫自左拾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十

遺移華州掾結廬城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原注〕廣德元年甫補京

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一作其家甫見之或

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說出

詳詩集「魯豈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

登衡山因客未陽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或作昔卒年五十九新書謂公卒於牛肉白酒此踵舊史之訛黃伯思已力辯其誣詳見年譜末

本末唐史氏惑於劉斧摭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未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

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葬令乃積

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腹飮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

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訛矣「按」此說欲辯牛酒飮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

出俗子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一作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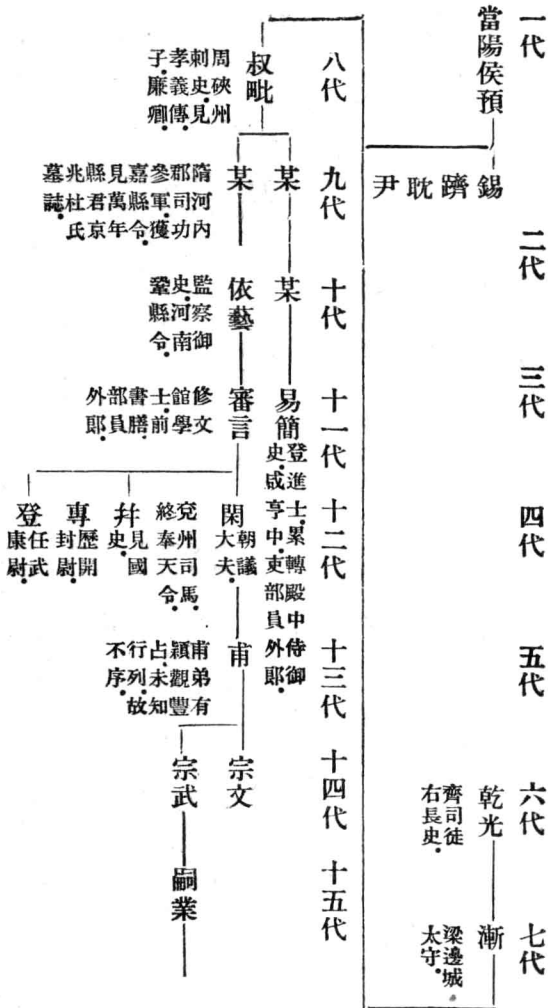
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澹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誠可信云

鰲按舊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迥勁頗類歐史筆意但二史均有差謬牛酒一死之慘舊史既誣於歿後嚴武欲殺之端新史復謗於生前皆疑案之當剖者茲探前人諸說足以夏段子璋反次公又按兩史記事多有舛誤杜傳尙然其餘差謬者亦當據元稹詩正之如上元二年有寄答李杜詩九月公猶在巴山通鑑謂是自嶺南還京始封沂度爲徐知道阻拒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沂公史謂大曆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沂公誤矣宜乎當時有糾謬之作也

杜氏世系



一錢謙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誌晉當陽侯下
十世而生依藝甫祭當陽君文稱十三葉孫甫耽尹襄陽杜氏未知預四子誰爲甫之祖舊譜以甫爲尹
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高祖卽硤州刺史叔毗曾孫簡從祖舊譜以甫爲尹
言同出叔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刺史叔毗曾孫簡從祖舊譜以甫爲尹
右司徒爲長史父漸梁祖悅與漸爲行顯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毗爲合顯子景仲表濟毗
與乾光皆仕隋叔毗之子爲廉卿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與否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毗爲合顯子景仲表濟毗
並系顯下紕繆極矣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之祖與審言之祖與舊譜以叔毗爲合顯子景仲表濟毗
與位同出陸務觀詩注少陵之後有徒大壑從弟位抑又何與宋人謂杜子野承孟類詩中多有杜伯謬誤耳
載一按陸務觀詩注少陵之後有徒大壑從弟位抑又何與宋人謂杜子野承孟類詩中多有杜伯謬誤耳
猶所記有遺敕命喜文子孫千年不替也

杜工部年譜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

甫生呂汲公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蔡興宗

魯嘗黃鶴諸譜同「蔡夢弼曰」按「唐書」一本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

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七月歸政於帝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公舞劍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譜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又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遊吳越

〔黃曰〕公進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陸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久之方歸〔朱鶴齡曰〕公哭吳章之

晉詩懷愉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也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

〔黃曰〕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故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朱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貢舉至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詞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舊史云〕

天寶初應進士不第非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朱曰〕按壯遊詩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是下第後卽遊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於何年今姑依魯嘗黃鶴諸譜又按壯遊詩不言遊兗州而集中頗多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東都

〔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

〔正月〕改元公在東都〔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鳳里六月還殯河南縣公作墓誌

天寶三載甲申

〔五月〕改元爲載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公作墓誌。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朱曰」按「舊譜」是時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歷下亭。錢曰。高適李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白有魯郡石門別杜二甫詩。或四五載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間。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諭友文云。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黃曰。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五聖聯龍袞。唐史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間六月。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